

你莫担心

Original 邓安庆 邓安庆 4 days ago

DENG AN QING — 邓 安 庆 —

小说书写者的生命中很少有所谓浪费这件事

借

毛不易 - 明日之子 第11期



电动三轮车开到半截，我让母亲停下。母亲问：“你要做什么事？”我说：“桃花开了。”走到田埂边，蚕豆地里一株桃花树，光秃的枝条上，粉红桃花朵朵，树后油菜花开得正旺。拍完照后回来，坐在母亲旁边，车子开动，往家的方向去。

母亲说：“原来俺老屋那里的桃树几好，每回结了桃子，都吃不到。过路的人，桃子没有熟就摘光了，连树枝都折断咯。”正说着，迎面柴垛边，斜斜伸出一树桃花，比刚才见到的更明艳，几只鸟儿站在桃枝上啾啾啾。我们又一次把车子停下，不敢出声，直到鸟儿飞走。

车子开到国道上，来往车辆明显多了起来，大卡车、私家车、面包车，嗖嗖地从身边飞驰而去。母亲感慨道：“看来大家在屋里都憋疯咯，开车开这么快！”我笑说：“你不是也快憋疯咯，刚一解封，就忙个不停！”

要忙还不能一个人忙，原本我在家里看书，母亲招呼我一起去。酒精厂后头，池塘抽干后堆起来的塘泥，黝黑肥沃，极适合垫在菜园，长出来的菜肯定精神。我拿起铁锹挖了几下，挖不动。

母亲接过来，笑道：“你真是个书生噢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你说你能做个么子哦？”说着，她干脆利落地挖起一铁锹土，往车厢里放去。我再要去挖，母亲说：“算咯算咯，鞋子要搞脏了。”结果，我几乎没有帮上什么忙。

到家后，把土装到两个畚箕，我拿起扁担想去挑。试了半晌，畚箕纹丝不动。母亲站在一旁又笑：“莫逞能了！你上去看书吧。”不由分说的，母亲接过扁担，身子一蹲，再一起，随即就能走，穿过灶屋，后厅，到了屋后头的菜园。

我问：“我能做么子？”母亲扬扬手，“不消做么子咯，你去看书吧。”我转身拿扫帚扫掉了一地的土坷垃，母亲远远地说：“莫扫，还没挑完呢。”我说好，把扫帚搁到一旁，像是一个既无用又庞大的废物一般。

母亲熟练地把土均匀地撒开，再用铁锹把大的土块切碎。菜园现在几乎没有什么菜了，一半是我们吃了，一半母亲都托人带到市区哥哥家里。

天气如此之好。阳光暖，春风软，田地里这一处那一处，是忙着春耕的人。小孩子们在田埂上追逐，后面跟着小土狗，池塘边传来捶衣服的邦邦声，还有沿着垸路“红糖啊——藕啊——”的叫卖声。

可是我没有精神去享受这些，头昏昏沉沉，眼睛也疼，我知道我又一次感冒了。每到阳春季节，感冒如影随形。气温忽高忽低，身体适应不过来。

我去楼上睡了一个午觉，母亲在楼下叫我起来吃午饭时，我一起身，便知道感冒有所加重。我太熟悉自家的身体了，熬过白天，晚上只要睡一觉，第二天就没事了。每次都是如此。

白米粥，包菜鸡蛋炒面，腌制的萝卜干。我吃饭时，没让母亲看出我的不舒服。我也不想让她知道我不舒服。土已经挑完了，地也扫干净了，连午饭都做好了。我一点忙都没帮上。

其实没有胃口，但还是强忍住吃完。母亲看我一眼，“菜咸了？”我忙说没有。从小到大，只要一丁点不舒服，我就跟母亲说。眼睛疼，头好痛，脚崴了，脖子难受……总是想求得她的关注，而她每一次都好担心地看顾我。

可是现在，我不能再如此了。我已经这么大了，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，事情都会自己处理好，不能再依赖别人，哪怕这人是母亲。不能再让她担心了。但担心是没玩没了的不是吗？哪怕是在外地打电话回家，我刚一开口，她都能立马察觉出来，“你不舒服？”尽管我认为自己伪装得够好，她还是能直觉地感受到。

一下午怎么都不舒服。看不进去书，写不成东西，坐在难受，又睡下，再次起来时，还是难受。到了下午三点，实在忍不住，蹲在屋门前呕吐起来。母亲忙跑过来，问怎么回事。我呕得连眼泪都出来了。呕吐完了，我说没事。

我知道没事的，一般只要呕吐完，人就会清爽很多。但是不舒服的感觉还在。母亲说：“去卫生所里看看吧。”我说没事，只要晚上睡一觉就好了。母亲转身离开，过一会儿，拿一杯热水和一块冰糖给我。我接过来，让她去忙。

她又问：“真没事？”我说：“真没事，你快去忙。”那时，我其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。母亲没有走开，她坐在一边守着我。我不愿意她看我，起身往楼上去了。母亲问：“我去给你买药，要得啵？”我说：“普通感冒，莫担心。”

母亲没有跟上来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在房间里，坐着发呆。精神恹恹的，变得分外伤感起来。我感觉与这个世界所有的关系都断掉了，那些让人振奋的、开心的事情都索然无味，一股自艾自怜的情绪涌上来。

为了不让自己太过消沉，便到阳台上走动。垵里生气勃勃，四处都是人声，而我隔绝在外。来来回回，走了几次，一转身，母亲站在门口。我想勉强笑笑，笑不出来。

母亲问：“是不是上午挖土，你出汗感冒了？”我说没有。过一会儿，母亲又问：“是不是中午吃的菜太咸了？”我又说没有。我知道母亲在自责，她总觉得我的不舒服是她引起的。

这种自责，我也太熟悉了。我说话大舌头，她一直觉得是自己没有带我去医院好好治疗；我小时候很瘦弱，她认为是自己没有让我多吃肉；我一边耳朵因为中耳炎的缘故聋了，她也自责得不行，因为那时候她跟父亲在外种地……

这一次，她又是这样。我走到这边，她跟着看到这边；我走到那边，她跟着看到那边。我说：“我真没得事，就是一个普通感冒而已。”她“嗯”地一声，眼睛并没有挪开。我甚至有点恼火起来，说：“我昨天就有点感冒了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天气原因，不是你的原因。”我不知道母亲有没有听进去。

晚饭我没有吃，一闻到饭菜味，就想呕吐。父亲从外面回来了，一听说我病了，赶紧爬上楼，问我怎么样。我说：“我不说话了哈，我没有气力说话的。”父亲点头，陪我坐了一会儿。母亲又上楼，买了一盒桑菊感冒颗粒，让我喝了一包。

他们站在房间里，让我深感压抑。我无奈地再次强调：“我没发烧，也不咳嗽，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咯。你们莫担心。”我连连催他们下楼，我要睡觉了。他们这才说好，慢慢地起身往门外走。母亲转头说：“你要么子，就喊我。”我说晓得。听到他们下楼的声音，我忽然有点想要哽咽起来。

晚上八点半我就睡下了。一关灯，对面屋里亮着的灯光涌起来。这个时候睡觉，真算是早的了。连父母亲都应该是在楼下看电视。到了晚上九点多，房门开了，母亲走进来，为了避免打扰我睡觉，她没开灯。我没有动弹，以免她又要问我。

我听到她走到桌边拿起开水瓶的声音，又听到她关窗户的声音，然后再是关上房门下楼的声音。睡到凌晨三点半，我醒了过来，身体好多了，果然睡一觉就好是不会错的。隔壁房屋的灯都灭了，人们都睡着了。

等到了四点半，房门又一次开了，还是母亲。我依旧装作睡着，她伸手碰碰我的额头，又捂了捂被子，半晌没有了动静，我知道她在凝视我。我呼吸平稳，装作睡得很沉的样子。她转身离开了，再次关上房门。我这才敢翻转身，睁开眼，此时月光洒到床畔，窗外蛙声阵阵。明天又会是一个好天气。

田间桃花开，跟母亲看了半晌。

